

魯迅的墓前碑

魯迅先生的蓋棺論定

魯迅先生傳略

俞秋帆

魯迅先生死了！

『中國的高爾基』，『現代中國文壇之權威作家』這一類的雅號也同時的駕鶴仙遊了！

凡是對於文學界稍微有些關係的人，以及對於文學稍微有些興趣的人，一聽到這個消息，我想：誰也會感覺到一種悼惜與悲哀的。

『魯迅』，是他的筆名。他的真姓名是周樹人。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。他的父親是讀書的；他的母親姓魯，是鄉下人，以刻苦的自修而得到能看書的學力。這時他的家境很不錯：一共有四五十畝水田，所以對於生計是用不到愁的。在他十三歲的那年，家裏忽然遭了一場很大的變化，幾乎是什麼都沒有了。從

此他就同父母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，可是爲了被親戚的嫌憎的緣故，落得了一個乞食的名稱，於是他很毅然地又重回到家裏，過不了多少時候，他的父親就得了很纏綿的病，約三年多，死去了。這時，他甚至連極少數的學費也無法可想；他的母親只給他籌辦了一點旅費，教他去尋找不用學費的學校，因爲她知道他是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的。——在那時候，如果讀書人家的子弟因爲家道不興而不能繼續求學，做幕友或商人實在是最普通的二條路了。

他在十八歲的那年，便旅行到南京，考入了水師學堂的機關科。大約過了半年，他又走出了，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，畢業了之後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。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，他就決定了要學醫去，原由是爲了知道新的醫藥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。結果他便進了仙台醫藥專門學校。學了二年，這時正值日俄戰爭，他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，因此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的文藝。因此他便拋棄了學籍，再到東京，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，但，都絡繹失敗了。於是他又想往德國去，結果也失敗了。後來因爲他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他有經濟上的幫

助，所以他便回到中國來；這時，他正是二十九歲。

他回國以後，就到杭州的兩級師範學校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，第二年就走出，到紹興中學去當教務長，第三年又走出，沒有地方可走，頗想在一個書店裏當編譯員，結果也被拒絕了。但革命也就發生，等到紹興光復後，他就任了師範學校的校長。那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，教育部長便招他去當部員；後遷北平，住了幾年，又兼任過北京大學，師範大學，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。

他在留學的時候，祇不過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。他最早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，當時是因為受了他的友人錢玄同的勸告，才做了一篇文章刊在『新青年』上，開始用『魯迅』為筆名，那時候，他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。

一九二五年，因為女子師範大學發生了風潮，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，一九二六年春，張作霖快要到北平的時候，北洋軍閥所把握的執政府曾列出五十位過激教授的名單，準備通緝，魯迅先生當然是其中之一。他於是不得不整裝南下，後來便担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。不久謠言紛起，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，他就離開了廈門，應

廣州中山大學之聘，担任文學科長。又因環境不適，終于離校。一九二七年來到上海。一九二八年編『奔流』月刊，辦了一年，停刊。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，語絲派就以魯迅先生爲中心，和創造社對壘。一九三〇年，辦『萌芽』雜誌。但不久又被壓迫停刊。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。三月二日，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，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。一九三一年，因國難的嚴重，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感。最近，文藝界有『國防文學』和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』兩個口號的論戰，後一個的口號，就是魯迅先生提出並加以有力的支持的。

從去年六月起，他就病倒在牀上了。他所患的是氣管支性喘息，據醫生診察的結果是由於營養不良所致。後來又犯了胃擴張，腸弛緩，肺結核，右腦濕性，肋膜炎，心臟衰弱等症；一直到今年六月，病勢似乎更重了，於是就請了日本醫生須藤，石井，松井給他診治，後經松井醫生用X光替他檢驗，才知道他的肺葉已所剩無幾了。那是，醫生是很驚奇魯迅先生的還能活着，所以曾經說：『這是中國最能抵抗疾病的人了。』他的肺病雖然已經患得那樣重，但經了日醫施了兩次抽水手術，同時打針服藥，今年秋初便

漸漸的好起來了。那時有人勸他去長崎去療養，又因怕舟車勞頓，結果並沒有去成。

在十月十七日的下午，因着天氣怪涼爽的緣故，他就從家裏（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邨）跑到虹口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，後來忽起大風，就回來，等到內山書店坐了片刻之後，他覺得有些不舒適了，便趕緊告辭回到家裏，可是到十八日早晨三時，病又發了，這個時候他還用日文寫信給內山書店的老板，叫他去請須藤醫生。這封信是很簡單的，成了他的絕筆：

老板几下：

真出於意外，從夜半又喘息起來，所以不克踐十時之約，甚覺對不起。

此刻，我覺得怪難過的，拜託你用電話去通知須藤先生，請他快快地來。

草草頓首 十月十八日

等須藤醫生去診察的時候，認為他的肺病已起突變，轉為心臟衰弱了。須藤雖極力為他設法診治，但已病入膏肓，竟無法挽救。一代的偉人終於十九日的午前五時二十五分仙逝了。

他在死之前，並沒有說什麼。不久以前，他發表了一篇題名為『死』的雜文，自己立了七條遺囑，原來本是因病好爽快偶然寫的遊戲之作，想不到現在竟成為正式的『遺囑』了。他的遺囑是：

- 一、不得因喪事收受何人的一文錢——但是老朋友，不在此例。
- 二、趕快收殮，埋掉拉倒。
- 三、不要做任何紀念的事情。
- 四、忘記我，管自己生活——倘不，那就真是糊塗蟲。
- 五、孩子長大，倘無才能，可尋點小事情做過活。但不可去做空頭的文學家或美術家。

六、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，不要當真。

七、損着別人的牙眼，却反對報復，主張寬容的人，萬不可和他接近。

他今年是五十六歲。他現在的妻子許廣平女士，廣東人，原來是他的學生。遺有一子，名海嬰，剛剛八歲。他有兩個兄弟！一個是周作人，現任北大教授，一個是周建人，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職。他的母親現尚健在，住在北平，已八十歲了。

我們的鬪士去了

何德明

魯迅作品的估價，在中國文壇上，當然是至高無上的。可是魯迅的精神，較之於他的作品，還要重要，還要偉大。

魯迅始終是一個勇敢的鬥士，不單是在他的所有的小說，小品，及論文中可以看出來；從他的平時的談吐的舉動上；也充分的表現出那他一種不折不撓的精神。他總以冷靜幽默的態度，熱烈深刻的情感，對於舊理教封建勢力加以猛力的攻擊。從一九一八年起，直到臨終，他這種鬥士的精神都不曾動搖過。

要不是殘酷的強暴的壓力，不容許作家的言論表現自由，我們相信魯迅的戰鬥精神，當較現在發展得格外淋漓盡致。可是實在因為那些急遽的猛烈的社會鬥爭，也已無法使魯迅從容的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鉅鑄到創作中去。所以他見得採取較短小的形式——雜感文體，用這種形式來宣佈他的政治立場，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，以及用他的熱誠，對鬥爭的民衆表示同情了。所以從一九一八年來。除掉僅有的吶喊，彷徨兩個

小說集外，他一直就專注於雜感文的寫作。

作家如魯迅這種的痛苦，當然是很深厚的。可是在暴力壓迫和表現便利之下，不久也習慣了這種表現的形式，而到後來，這種形式竟成爲更方便，更直接的，可以反映出社會上的日常現象和事變了。

魯迅對於舊禮教封建勢力的攻擊，是澈底的，毫不退縮的。他總是拚命的辛苦的幹去，他決不猶疑，在他心裏永遠無所謂『絕望』『悲傷』等等的字眼，他只知道望着他自己的目標前進，二十年來如一日，在中國文壇上是還找不到第二個人，所以在墳中的一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，他是主張打落水狗，他主張反自由主義。這主張他就始終主張着，從來未有過改變。他又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虛偽社會，反對帝國主義的虛偽的世界，他就始終反對着，也絲毫不有改變的。所以從魯迅的文章中，也就清晰地可以看出這將近二十年的中國社會的演變的。

有着這樣一貫的精神的鬥士，當然是值得注意，而又偉大的了。所以，在他這種戰鬥精神的發展下，他所有的文章，幾乎都充溢着這種鬥士的氣息，所以他除掉在『現

代」上發表的那篇小品文的危機中反對小擺設的小品文外，自己就一面抱着這樣的態度：『……說到「爲什麼」做小說罷，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「啓蒙主義」，以爲必須是「爲人生」，而且要改良這人生。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「閒書」，而且將「爲藝術的藝術」，看作品不過是「消閒」的新式的別號。所以我的取材，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療救的注意。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，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，就甯可什麼陪襯拖帶的也沒有。中國舊戲上，沒有背景，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，只有主要的幾個人（但現在的花紙却多有背景了）。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，這方法是適宜的，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，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……』（見魯迅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。）他的作品不是幫閑的東西。人家儘管在談天說地，以至於談茶談貓，閑得只在身邊瑣事上亂鑽；而魯迅則始終蔑視這種閑暇的身邊文學的，他要把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羣做爲描寫對象，他揭出他們的痛苦，引進療救的注意，所以魯迅是積極的，進取的，永遠不是消極和退縮的。

這樣一個勇敢的而又艱苦的鬥士，這樣一個對黑暗毫不退却，只是迎頭痛擊，在血

淚迸流中渴望光明的鬥士如今畢竟去了！但是我們的鬥士真的去了嗎？

我們的鬥士去了？

選自多樣文藝一卷六期

悼魯迅先生

鄭振鐸

魯迅先生的死，不僅是中國失去了一個青年的最勇敢的領導者，也是我們失去了一個最真摯，最熱忱的朋友。他對朋友——祇要他認為是朋友——的鼓勵與幫助，是我們所最不能忘記掉的。他爲秋白刊行了他的海上述林，在臨死的時候，方才完畢了他的第一個心願。但他還有許多未完的工作待我們爲他繼續的做去。他在我們的心裏是永遠不死的！

選自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二號

魯迅先生的精神

葉聖陶

瞻仰魯迅先生的遺容，覺得非常慈祥。然而他的精神是超乎慈祥的。他偉大，他堅

強。中華民族將來真個得到解放，必然由於人人具有了他那樣的精神。看到昨天的送殯的行列、嚴肅、激昂，六七千人合成個鉅大的集體。更想到各地受他感化的大眾，雖然不能親自到來送殯，也必然遙寄最真摯的心情，使這個集體無形中擴大到不知多少倍。這樣，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，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榮滋長，播散到大眾的心裏。而這個，就是中華民族解放終於能夠成功的憑證。選自生活星期刊二十二號

學習魯迅先生

茅盾

抑住了哀痛，打起精神來奮鬥下去，此時凡敬愛魯迅先生而且痛感到這損失之巨大的人們，都嚴肅地在想着：如何永久紀念他。

這是立即可以想到許多辦法的，——紀念文學獎金，紀念館，研究院，學會，翻譯他的著作廣佈於全世界；這一切，都是必要，這一切即使不能同時一一辦到，只要中國民族尚有解放之一日，終必能大規模地辦到，而且終必有更偉大更多樣的永久紀念他的辦法：我想像到不遠的將來『新中國』的大都市裏將聳立着巍峨的『魯迅文學院』，我

想像到在將來的新中國，大陸新村一弄（如果還在）將收爲公有，而在這四周將建築起莊嚴的紀念館，我也想像到紹興將得一個新名『魯迅縣』……

然而要保證這一切偉大的永久紀念的必得辦到，有一個先決條件：學習魯迅！

不但要從他的遺著中學習文學創作的方法，尤其重要的，是學習他的鬥爭精神。他的鬥爭精神，在嫉惡如仇這一點上還是大家能夠學得到的，但是他的治學的勤奮，不顧健康地努力工作，忘掉了自己地爲民族爲被壓迫者求解放，却不是我們說一聲『要學』就能立刻學到。是這些地方，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他！也惟有學習到他這種偉大的鬥爭精神，我們才能跟着他的腳步從鬥爭中創造新中國，然後能毫無阻礙地按照理想的地永久紀念他！學習他就是紀念他。學習他的治學的勤奮，學習他的至死不休息的努力工作，學習他的偉大，他的腳踏實地……年青的朋友們！魯迅先生的永久紀念方式暫時也許不能照我們理想地辦到，暫時也許我們只能小規模地辦一下，然而將來的和他相配的莊嚴偉大的永久紀念方式能否早一點實現，就要看我們的努力如何：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他！

關於魯迅先生

胡行之

說到魯迅先生，我是看到過一面的。大約是民國十七年吧，一個秋天的下午，在上海，由含戈通知，說是魯迅在立達學園演講，我就和王任叔同由交通路出發，趁着野雞式的汽車一直到江灣。走進了立達學園，已擠滿着一堂，有千百道的目光，直射講壇上，好像想擒住一個久享盛名的健將一樣。

一霎時，掌聲雷動，講壇上便挺立着一個老頭兒。他的模樣呢，黃黃的臉，唇上堆着一撮黑鬚，髮是亂蓬蓬的，穿着一件頗骯髒的老布長衫，面色黃黑，賽似一個鴉片鬼，又似一個土老兒，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文章，怎會知道這是一個文壇健將呢？

他之不愛修飾，隨便的衣著，說話時常帶諷刺，使人發笑，使人感到沉痛，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樣。古人說『文如其人』，確是一些不錯的。

他死了，還只五十六歲，以此之年，也不能稱做老頭兒；可是在十年前的我們，看了他都以為已經是像老了，原來他之不趨時髦，他之內心的悲哀，他之遒練的筆調，那

一處不顯出他的蒼老呢？所以魯迅終於是早已被人稱做老頭兒了。

這次演講，尙記得題目是『偉人的化石』，大意是說偉人在生前處處高享受人嫉視，合不上道兒，及其既死，則又無點不受人歡迎，含意深刻而沉痛！這確是世界通通的現象。他曾在別處又演講過『文學與政治的歧途』，以爲文學是預言者，每在事前作傳聲的號筒，而政治者則是最討厭這個，故政治每與文學的途徑相左；及等到這樣的文學家死了，則就無所顧忌，於是又把他稱揚起來，可說與上題是含着同一的意義的。

這樣的說明，就無異是。『夫子自道』吧？啊！一個偉大的文學者的身世，真是悲哀呀！

但不，偉大的人，是斷不顧及自身的，若果以自身的打算爲打算，就是不認識其偉大之所在，人是社會的產物，社會沒有出路，何有於個人？所以真的偉大，不論藝術家，不論勞動者，是都爲社會打算的，魯迅的偉大，也就在這裏。他之抑鬱，他之沉悶，豈是爲他個人！所以政治與文學之歧途，也就是在感歎社會之不協調；偉人之成爲化石，豈是在感歎他的一身嗎？

魯迅之所以成爲魯迅，有他獨特的風格：他富有地方性的情調，他有老練真實的筆調，他有最前進而不肯妥協於一方的精神，他的思想是同情于大衆的，他之文筆，是把握住一民族之特有色彩，所以他畢竟是中國第一流的作家。

包括日本在內，能以東方民族的特殊作風，插足於世界文壇者，除了他怕還沒有第二個人吧？

無疑的要做個偉大的文學家，自不得不著眼於全民大衆，否則總是游玩在牛角尖裏的。魯迅實在是做到這樣偉大的程度，但他的精神，他的傾向，當可稱之爲東方高爾基的。他的晚年，不曾創作過長篇的著作，所有的無非是些雜感及爭論的文字，這確乎有近於筆墨的浪費，但我們若瞭解環境的紛亂，與其雜感及爭論性的文章之重在於事實的判斷，和其銳利的筆調作爲黑暗的反抗，也就要原諒其用心之苦了。

社會促成其魯迅之於僅爲這樣的魯迅，我們也自不得不深深痛悼了。

魯迅既死，我們後死者應該怎樣爲文藝而努力啊！

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

章乃器

魯迅先生死了！一萬餘的羣衆，瞻仰他的遺骸；六七千的羣衆，送他的葬；全世界幾百千萬的人們，哀悼這一顆文星的殞落。「民衆葬」的儀式，在中國可說是破天荒；自然，這也是只有我們的魯迅先生，當之無愧吧？

能夠寫幾句文章有什麼稀奇呢？能夠很尖刻的罵人，又有什麼稀奇呢？魯迅先生的偉大，是因為他能說出來被壓迫大眾所要說的話，是因為他能指點出來被壓迫大眾所應該走的路。他不是爲自己發牢騷而做文章，他是因為要做大眾的代言人而做文章。他不是爲自己的私怨而罵人，他也不是爲使有閒的人們欣賞而罵人，而是替被壓迫的大眾寫討伐公共敵人的檄文。這決計不是專門歡喜說俏皮話來麻醉人的所謂『幽默作家』所能比擬的。

然而，不僅如此。有些人來在某一個時候，也能夠出來投機一下，替大眾說幾句話來收買人心，不久，他就把廉價收買得來的人心，用較高的代價出賣了。一個人出賣的